香港的終結

英國撤退的秘密談判

羅拔・郭瞳著
岳經綸等譯

書　名：香港的終結
作　者：羅拔・郭曈
譯　者：岳經綸等譯
責任編輯：張澤民
封面設計：李錦興
攝　影：杜偉雄
出　版：明報出版社
發　行：明報出版社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　595 3215
台灣總代理——淑馨出版社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印　刷：天時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九三年十月
定　價：每本港幣五十元
出版書號：93APT17
ISBN 962-357-582-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致謝

現代中英外交的極度保密性意味着本書所描述的，也只能是事件本身的一種概略。然而，由於這些事件的具體細節在官方文件二十至五十年的保密期結束之前不可能得到普遍的瞭解；而且，香港也須在僅僅四年以後便要從英國手中移交給中國統治，因此，這種概略仍然具有某種適時的價值。

同樣的保密性還要求本書所引用的大量材料和大部分觀點應盡可能以不署名的「官員」和「外交官」發表，甚至連他們的國籍也不能透露。這樣做並非是作者故弄玄虛，而是現實使然；若讀者因此而產生不滿，本人在此表示歉意。而事實上，我也希望官方機密和官方活動能允許更大的透明度。可惜的是，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不服從這種保密性，我的著述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

基於這種背景，在此我不能特別指名道姓地向許多過去或現在仍在英國、香港和中國政府機構任職的人表示感謝。他們同意與我交談，條件是在我以後所寫的文字中不要提及他們。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感謝他們給予我慷慨和毫無保留的幫助，他們讓我佔用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分享他們的回憶和洞察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我也無法抑制對那些我在八十年代作爲記者，曾服務過的報刊編輯們表達謝意，正是代表這些報刊，我開始了對香港及其前途的探索。我特別要感謝《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杰弗里·歐文（Geoffrey Owen）、尼古拉斯·科瑟斯特（Nicholas Colchester）和阿倫·卡斯（Alain Cass），《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德雷克·戴維斯（Derek Davies）和菲臘·博倫（Philip Bowring），以及《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安德烈斯·史密夫（Andreas Whittam Smith）、馬太·西蒙（Matthew Symonds）、史提芬·格羅維（Stephen Glover）和米高·法瑟斯（Michael Fathers）。

我還要感謝《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遠東經濟評論》和中國會（China Club），他們允許我使用其在香港的圖書館。我也必須感謝那些曾在我寫作本書過程中給予我建議、幫助和鼓勵的人：弗雷迪·貝爾福（Freddie Balfour）、克萊爾·巴勒斯（Claire Barnes）、珍·布蘭利（Jan Bradley）、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佐治·卡多納（George Cardona）、米高·查諾（Michael Charnock）、弗蘭克·靳（Frank Ching）、安東尼·迪克斯（Anthony Dicks）、約翰·格林伍德（John Greenwood）、卡萊爾·霍林沃斯（Clare Hollingworth）、多明尼克·勞森（Dominic Lawson）、布魯斯·帕林（Bruce Palling）、大衛和蓋爾·皮傑斯（David & Gail Pirkis）、尼古拉斯·魯弗（Nicholas Ruffer）和他在Kim Eng Securities的同事，盧克麗維·史釗活（Lucretia

Stewart）、約翰・斯萬（John Swain）、史提芬・雲斯（Stephen Vines）、西蒙・溫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以及安娜・伍（Anna Wu）。

最後，我必須感謝我的妻子杜麗莎・馬，她在我的創作努力中，在各方面都給予我大力支持，而且她對香港的理解常常比我更爲透徹。

本書的疵誤和錯漏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羅拔・郭瞳

譯者的話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及其達成的《聯合聲明》，不僅是中英關係史上，而且也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對中英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對香港的前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爲國際社會通過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一個範例。

「中英談判，歷時兩年有餘，雖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其間的艱辛與曲折亦不待言。那麼，中英兩國進行談判時的背景如何？中南海與唐寧街的最高當局是如何作出決策？具體的談判過程怎樣？談判雙方在談判桌前是怎樣交鋒？兩國政府在談判桌之外又是怎樣進行角力？「一國兩制」方案是如何出台，又是怎樣被適用到香港問題上？香港在談判中處於何種境地，有何種反應？談判過程是怎樣陷入「山窮水盡」而又突然「柳暗花明」呢？《聯合聲明》的具體內容與表現形式是怎樣確定的？中英兩國外交官的個人風格怎樣？……所有這些問題，無疑都是關心中英關係，尤其是關心香港前景的人都希望瞭解的。然而，中英外交的高度保密性卻令一般人難以洞察其間的內幕。

「英國記者羅拔・郭瞳（Robert Cottrell）不辭辛勞，往來歐亞之間，走訪衆多的當事人，查閱大量檔案材料，歷時兩年，完成了《香港的終結——英國撤退的秘密談判》，以大量

鮮爲人知的第一手材料，以其新聞記者的靈敏筆觸，描述了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整個過程，爲我們展現了其間的種種細節和內幕。

郭瞳在一九八二至八八年以《金融時報》和《獨立報》記者身份常駐香港。當時正值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從那時起，他就對香港及其前途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爲了寫作本書他又重訪香港。

參加本書繙譯的有：岳經綸、于春紅、韓立余、吳琳琳、秦小虎、賈偉、朱崇坤及盧小豆。全書由岳經綸審校、統稿。在繙譯過程中，得到了洪育沂、張小勁、洪育才、李健祥、楊銳等先生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最後，特別要感謝洪曉園小姐，她對香港事務的透徹瞭解，爲本書的繙譯和校審提供了難得的幫助。

由於譯者水平有限，時間倉促，錯謬之處尙請方家批譯，指正。

譯者

一九九三年四月

編者的話

本書的英文原著"The End of Hong Kong——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出版以來，廣受關注香港事務的各界人士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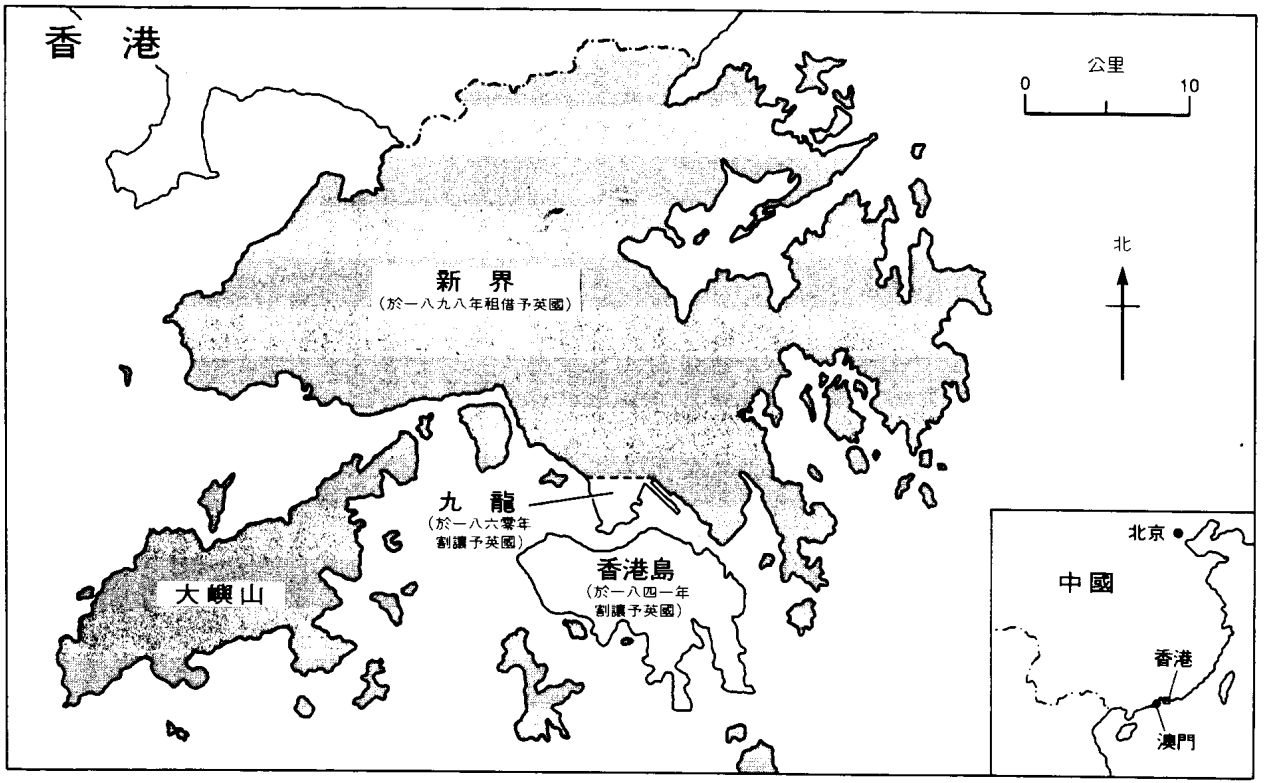
此書的成功之處，在於內容除了爲讀者揭示出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所進行的談判的內幕資料外，更由於作者對香港的那份濃烈情懷，令到字裏行間滲透出一種親切眞摯的筆觸；他那實而不華的文句，令讀者深深感受到這是一本充感情的紀實佳作。

敝社爲了使到此中文版本盡善盡美，除了邀請高水準的譯者進行繙譯外，更遍尋各大小圖書館及報刊辦事處，以搜羅書中轉引自各大中文報刊的論述原文。惟因所轉引之原文全部均爲十年或以前的言論叙述，少部分原載機構亦已不再留有記錄甚或不再存在，故我們只能以最準確的譯文表達。

我們深信這書能夠讓讀者掌握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前途問題的詳盡資料，啟動大家對中英港三者未來關係的思緒，積極面對一九九七年的來臨。

明報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月


香　港
公里
0
10
北
新　界
（於一八九八年租借予英國）
九　龍
（於一八六零年
割讓予英國）
香港島
（於一八四一年
割讓予英國）
大嶼山
北京
中國
香港
澳門

目錄

第一章　歷史的遺產　1
第二章　佔有的局限　29
第三章　「機會之窗」　51
第四章　「一國兩制」　83
第五章　戴卓爾夫人申明立場　109
第六章　談判開始　141
第七章　危機與讓步　169
第八章　形式問題　193
第九章　中英聯合聲明　219
第十章　回顧與前瞻　257
大事記　291
《中英聯合聲明》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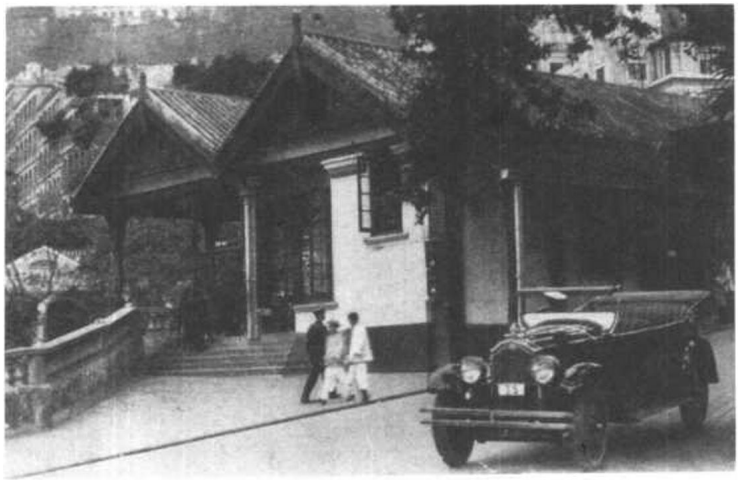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歷史的遺產

香港至今仍保留着十九世紀的許多遺迹，其中之一就是山頂纜車。它開始沿着山下花園道上靠近政府合署的總站（僅由一個站台和售票廳組成）向上攀升，而以橫跨香港島的太平山頂爲終點站。

像香港大多數事情一樣，這種纜車也曾被認爲是一種投機。當時香港一批商人計劃在海拔一千英尺的山頂上建築一所酒店，而爲了增加酒店住客的流量，便興建山頂纜車。纜車於一八八八年建成，它像壁虎一樣緊緊貼着岩石表面，自那年以後每天便往返不斷。當時由蘇格蘭工程師監督軌道的鋪設，難度極高，在中段坡度甚至達到了一比二。

山頂纜車總站通向圍繞山峯向西蜿蜒而去的盧吉道。山頂上靜謐清爽，但不時傳來山下街道上車輛所發出的嘈雜聲。夜



已不復存在的纜車站。

幕低垂，憑高遠眺，香港那無以倫比的夜景盡收眼底；明亮的燈火，黛色的山巒，鱗鱗的波光，晴朗的天空，使人仿佛置身於幻景之中。如果撒旦擁有如此壯麗的景象去引誘耶穌下山，那麼世界的進程又將會截然不同！

香港島是一個十英里寬的海島，橫放在那邊緣參差不齊、表面高低不平的九龍半島南端，形成了海峽中的避風港。香港島中部隆起一條山脈，而沿着九龍半島北部像屏障一樣橫亘着另一條山脈，把九龍和新界分隔開來。從新界向北再延伸二十英里，就到了中英邊界的深圳河。就是這個港口首次將英國人引至香港，它今天仍處於香港的要衝地位，七英里深的避風港提供了在新加坡至上海之間的最優良港口。半個大陸的貨物吞吐流經這個狹長通道，像發電機一樣驅動着城市的運轉。每個人都必須無休止地利用每分鐘的時間去爭取更大的空間、更豐富的衣食和更多的金錢。多不勝數的輪船停泊於此，向駁船上裝卸貨物，或者等待通過西九龍與青衣島之間的狹長通道，駛進葵涌貨櫃碼頭。葵涌上的燈光晝夜長明，照亮了整個藍巴勒海峽。起重機來回旋轉，卡車往來穿梭，不停地在輪船、拖車、碼頭之間整理、堆放、裝載、傾卸着貨櫃箱內的貨物。這不是一個香港而是半個中國在運轉，所有被算進國民生產總值的商品，如計算機、玩具、服裝、書籍、鐘錶等等都被裝進貨櫃箱內，從這裏轉運往日本、歐洲和美國。

港口兩旁均呈現出一派緊張而又繁榮的景象。各式樓宇鱗次櫛比，中環的摩天大廈矗立在粉紅色花崗岩和灰色鋼架構成的森林中，俯瞰着整個港灣，而外牆則垂懸着金黃、銀白、

天藍各色的巨大玻璃幕牆。與遠東金融中心的地位相稱，這裏所有最高大、最新式、最別緻的大廈都屬於大銀行所擁有，以顯示它們的氣派，其中以由貝律銘所設計，螺旋三角狀外型的中國銀行大廈、清眞式建築，顏色以棕色爲主的渣打銀行大廈及由諾曼·科士打（Norman Foster）所設計，灰色的匯豐銀行以及其像教堂中庭一般寬敞的門廳最爲特出。那些低矮而形狀不一的建築物大多是擁有悠久歷史的商號，其中較有名氣的有怡和公司和太古公司。這些老字號享有良好聲譽，香港人對它們也十分愛護，就像直布羅陀人愛護他們的始祖一樣（註①）。然而，那些昔日的冒險家早已讓位予紅光滿面的管理專材，他們寧願擁有貨船，也不願冒着澎湃的巨浪出海了。

在中環的商業大廈毗鄰爲兩個雜亂的商業區——灣仔和銅鑼灣。這裏的街道白天充斥着嘈雜的叫賣聲，交通忙亂，行人道上熙來攘往。入夜後紅紅綠綠的霓虹燈交映閃爍，有如百寶箱一般五彩繽紛，吸引着人們前往購物、跳舞、飲酒，以消磨光陰。它們與位於九龍半島南端的尖沙咀的高級酒店和商場爭奪遊客。在這裏，兜售相機的人、食肆的侍應生、的士司機、熟食檔東主以快速而又輕蔑的態度招待着顧客，使人感到不太舒服。而位於尖沙咀以北一英里的觀塘和九龍灣的工廠卻不斷地向天空排放着廢氣，因爲夜班工人需要將數以萬計的運動衫、恤衫等進行加工、染色、打包及裝進待運的貨車上。

經過這些街道時，悶熱和忙亂的氣氛使人仿佛感到置身於動物園、蜂巢，甚至瘋人院中。若站在山頂向下望去，這裏就像一齣色彩繽紛、充滿動感、人物角色齊全的闊銀幕芭蕾

舞劇。而在天空中盤旋着，正等待降落位於九龍半島的啟德機場的珍寶飛機，也好像整齊的舞步，排列有序。二十世紀城市生活的所有景象，都可在同一時段中於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上表露無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就是現代的阿特蘭蒂斯島（古時直布羅陀對開的一個小島），凸出於平面之上，在南中國的羣山和海岸上竪立令人目炫的摩天大廈。富麗堂皇的色彩，錯落有致的樓宇，緊張喧鬧的節奏，充分表現何謂「香港製造」的產品，也充分體現了它獨到的創造性。一個半世紀以前，這裏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只不過有幾間小草蘆，一個瀑布，一個船塢和一所檀香木商號。然而時至今日，此處已搖身一變，成爲了一個充滿魔力及奢華，擁有着六百萬人口的國際城市，好像已達到了它的歷史巔峯。這種繁華的景象，在一百五十年，甚至十五年以前，又有誰能預測得到呢？香港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的可塑性、繁衍性和在極短促的時間內能不斷重塑自我的能力。明天，這塊土地上可能擁有一切，但亦可能蕩然無存。

香港是一個中國城市，但它與中國其它沿海城市卻截然不同。它是一塊英國殖民地，但其「英國味道」卻並不濃厚。皆因香港不單是由英國或中國所創造，而是由分別擺脫了本國控制的英國人和中國人共同創建的。一批一批的難民和移民在雄心或絕望的驅使下來此謀生，定居下來；在這裏，他們可自由地創造自己的世界。其實香港這城市不僅重塑了自己，也重塑了它的居民。

在如此短暫和急逼的發展過程中，香港所擁有的過去並沒有甚麼神秘色彩。它與現在的香港不可同日而語，與未來相比更是相距何止千里。香港大多數建築物的樓齡，甚至居民的年歲都在三十以下。本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現代城市的形成階段，在此時期新事物吞噬舊事物，舊世界所嚮往的一切盡遭摧毀，而香港也毅然像蛇蛻皮一樣，徹底擺脫了歷史的禁錮。

香港雖有如此決心，但可惜歷史只能被淡忘，卻無法逃避。香港居民受着歷史深遠影響的程度甚於其它歷史比香港更悠久的城市。這種情況，用韓素音的話來形容，就是「居住在一塊借來的地方，生活在一個租借的時代。」作爲一塊殖民地，它遠遠超愈了殖民地時代的範疇，中國也一再聲言在時機成熟時便會恢復對它行使主權。它的存在完全取決於中國領導人的容忍程度。

還有一個促使香港前途問題變得愈來愈緊逼的因素，就是英國「擁有」香港的有關條約的涉及面。儘管在十九世紀英國逼使中國當時的清政府分別簽訂了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條約，但新界卻是依據於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生效，爲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條約，租借予英國政府的。當踏進八十年代時，租約上剩餘的時間開始令人感到不安。除非有關新界的租借條約之有效期能得以延長或者另有解決之良方，否則香港這部分的領土就必須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還中國。而事實上，中國並不承認英國賴以佔據香港之三個條約（包括租借和割讓的部分）之合法性，況且英國現今已變成了一個國力相對地薄弱的「小强國」，更加上香港與英國的距離，也令它鞭長莫及，無法以任何軍事手段來「保衞」它對香港的統治。中

國也很有可能在一九九七年恢復對新界行使主權的同時，收回從理論上來說也同屬於中國的香港其他部分。

儘管有關香港的主權問題肯定或遲或早都必須以某種形式予以解決，但香港人總是喜歡避而不談。如果被逼面對的話，他們就會對此進行爭辯，否認問題的複雜性，本能地認爲中國一定會予以讓步。從香港衆多帶有代表性的觀點，特別是那些從財政金融角度來考慮問題的銀行家和商人們，認爲中國不應該也不會收回香港，因其將無法承擔失去這個與資本主義世界有着緊密聯繫的轉口貿易中心。他們認爲事情總會完滿地解決，雙方的面子也必可保存。

在某程度上，他們的估計是正確的，因爲事情最終也得以解決，面子也保住了。但解決的方式與香港人所期望的相去甚遠，所保住的不僅是英國的也是中國的面子。依英國之要求，中英兩國的正式談判於一九八二年九月開始，至一九八四年同期結束，歷時整整兩年。會談所達成的協議規定英國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撤出對整個香港的行政管治，而中國則於七月一日恢復並行使其主權和行政管理權。中國保證香港地方政府擁有「高度自治」，宣布香港成爲「特別行政區」，保證其現有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最少維持五十年不變。

在中國的主權不容剝奪的大前題下，一九八四年所達成的《中英聯合聲明》也普遍地受到各方稱讚，被認爲是雙方務實精神的成果，是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雖然雙方都表示要保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的繁榮和自由，但以中國這樣一個貧窮和「極權統治」的國家在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